珠巴洛河边的童年

●斯那俊登

我小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久治不愈，使我面黄肌瘦。可以说是这场大病使我与珠巴洛河结下了不解之缘，病痛让我得以在珠巴洛河畔的一座秀美的村寨度过了我难忘的童年。珠巴洛河这条美丽而富饶的河养育了我，珠巴洛河朴实的人和秀丽的山水滋润了我……

在我的家乡，对久治不愈的病人，有一种“换地”的习俗。也就是让病人换另一个环境生活，近至邻村，远至隔山隔水。我记得我七岁那年的一个深夜，父亲神兮兮地请来一位高僧，神神秘秘地念诵了经文。

第二天，天不亮，父亲牵来一匹同样面黄肌瘦的骡子，驮上我出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清晨母亲那忧伤的眼神——对我这样病恹恹的小孩来讲，这次离别有可能是我们母子的永别。

“这么远行吗？”母亲颤抖地说。

“放心，那是我最好的沙普（藏语：朋友之意），他会照顾好的。”父亲不时安慰着母亲。

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结识了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

我在骡背上昏昏沉沉地颠簸了好几天，只朦胧地记得我们渡过了澜沧江，翻越了几座雪山，在茫茫的原始森林里度过了三天三夜后，终于来到珠巴洛河边父亲的朋友家。后来我才听说，在返回途中，那匹驮过我的骡子累死在了雪山上。那可是生产队唯一的一匹运输工具，难以想象父亲回去后是怎样向生产队交待的。后来听说父亲被撤了生产队长的职务，被扣了工分，挨了批斗。

父亲的朋友是勤劳而朴实的人家，他与妻子育有一个小丫头，一家三口，生活在珠巴洛河边一座半旧的藏式土掌房内。我至今也不知道我父亲朋友的真实姓名。父亲叫我喊他阿给（藏语：叔叔之意），父亲朋友的妻子喊阿根（藏语：婶婶之意），小丫头喊阿勒（珠巴洛河一带对小孩子的称呼）。阿给和阿根也直呼我为阿勒。爱哭爱闹，时常淌着两股鼻涕屁颠屁颠撵在我尼股后面的小丫头，总是“阿哥，阿哥”地哭喊着。我喊她“黄毛阿勒”，因为她有两束腊黄腊黄的小辫子，是纯天然蜡黄，不像现在的少女花几百元钱往头发染上的黄。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珠巴洛河可以说一半是水一半是鱼。我的阿给是位打鱼的能手，不论春夏秋冬总有一竹篼一竹篼的鱼背回家中。记得在阿给家三年后，父亲探视过我一次，回去时，阿给给他装了满满一皮口袋干鱼片。阿给劝说父亲让我再留一段时间，大概是这些干鱼片让我的身体慢慢健康起来，使苍老许多的父亲脸上露出了难以见到的舒心笑容。

记得有一年夏季的傍晚，阿给让我点着火把，他握着一把大砍刀在珠巴洛河边搜寻。忽然，阿给举刀下去，砍翻了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大鱼，殷红的鱼血染红了半条珠巴洛河。这条鱼被细声细语的阿根变着花样（煎、煮、凉）地叫我们整整吃了半个月，使我至今嗅着鱼味就倒胃。

那时候，一群光着腚子撒欢着在河岸奔跑的小孩中间，总有我的身影，当然少不了黄毛阿勒，她却只能远远地躲在树子后面，手指划拉着瘦黄的小脸蛋，不停地喊：“羞，羞！”我们拎着竹篼满河奔跑，撵那些游动的鱼儿……在炎热的夏天，跳进珠巴洛河边的一处塘子里，不仅能痛快淋漓地畅游，还有鱼儿绕膝的情趣。珠巴洛河的鱼儿成群，个大肥美，在岸边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鱼在岸边游弋觅食，小江鳅更会游到你脚边来，天真可爱得活像一群不谙世事的顽童。每当风平浪静时，从阿给家里的木隔小窗口望去，还会看到成千上万的鱼群在水面上游动，如一支威武雄壮的大军。假如突然传来一声鸣响，它们就整齐划一地倏然而逝。当你跳入水中，它们就躲得远远的，只有成群的小江鳅散布在你的周围，你一静止下来，它们就会围上来用稚嫩的小嘴“咬”你的身体，时间稍长它们就更加放肆，至逼你倏地从水中蹿出来，直往岸边沙滩上乱跑，致使躲在树背后的黄毛阿勒她们笑得前俯后仰。

珠巴洛河边的小村寨，阳光经常那么灿烂，我在这树林葱茏的山青水秀的地方，渐渐健壮起来。那些珠巴洛河的鱼儿、树木和各种小花小草，各种菌类、蕨类、鸟类，还有那淘气的伙伴、爱哭爱闹的黄毛阿勒们曾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那一望无尽的森林，成了我少年记忆中的一部分。那些形如大伞的古树底下，盘根错节的树枝，曾是我背负柴禾时休息的绝佳之地。坐在树根上面，大汗淋漓的我们吹上一声口哨，便会迎来一阵阵清凉的山风，解开用布袋包裹着冷硬但十分可口的苞谷窝头，在珠巴洛河里掬上一捧清冽冽的河水，边吃边听那些啁啾的鸟啼和那些在树茎上传来的夏季里的蝉鸣，听鱼儿游动岸边的响声和水鸟“扑扑”拍展翅膀的响声……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在珠巴洛河边的童年记忆中，那里有成千上万种昆虫。六月的珠巴洛河，昆虫们总喜欢躲在凉风习习的核桃树底下，安静地过它们的生活。在众多的昆虫中，我最在意的是蝉。在珠巴洛河边一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上，每到夏季会有成千上万的蝉在飞舞、在歌唱。到了九月份，这些蝉又成千上万地落下来，变成头顶上顶着一根根灰色长矛的死蝉。人们捡这些头上长着长矛的死蝉煎着吃，脆生生的，好吃极了。成年后，我翻阅了有关资料，才知道，蝉是被一种真菌中毒死亡，顶冠生出来的长矛也是一种真菌。可以说，蝉的歌声吸引了有好奇童心的我们，但有时候我也觉得蝉是讨厌的昆虫，当盛夏时上百成千只蝉在阿给家门口的核桃树上刺耳地聒噪，从日出到日落，简直让人觉得身受酷刑。

很多时候，我又会觉得蝉是一种能干、聪明的昆虫。干旱时节，当普通的昆虫在干枯萎谢的花朵上找不到饮料，干渴无力，可蝉对缺水满不在乎，它会用它那尖如钻针的喙在树上刺穿一个取之不竭的“饮料桶”。想到 它坐在树枝上，一边不停地歌唱着，一边钻通坚固平滑、汁液饱满的树皮，将吸管插进饮料桶，然后一动不动地畅饮着……我总是会笑起来。

我们再观察一会，会看到意想不到的事情，许多干渴的昆虫，在蝉的身旁转悠着。它们发现了渗出液体的“饮料井”，便一拥而上，围着甜蜜的钻孔，起初还有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舐舐渗出的汁液。身材最小的为了走近这口“井”，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脚，让这些不速之客通过；身材稍大的，急不可耐地跺着脚，迅速抢一口便走开，到邻近的树枝上兜一圈，然后再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刚才还谨慎小心，如今却变成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要把蝉赶走。在这群“强盗”的进犯中，最顽强的是蚂蚁，它们咬着蝉腿，拖着蝉翼，爬上蝉背，戮着蝉的触须，我时常看到一只大胆的蚂蚁居然抓住蝉的吸管，像要把它拔出来。蝉被弄得心烦，无法忍耐，终于选择放弃，向拦路抢劫者射了一泡尿逃走了。对于蚂蚁来说，这种极端的蔑视算得了什么，它的目的达到了，但汁液却也很快干涸了。

五六个星期的之后，蝉这种天生的歌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手，其实是个聋子）身衰力竭，从树上掉落，太阳晒干了它的尸体。蝉翼还在尘土中颤抖，就被蚂蚁拖来拖去，剪断了躯干，肢解了尸体，分成碎屑，充实了它们的存粮……

童年记忆中的珠巴洛河是昆虫的世界，直到我最后离开。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重踏上这养育过我的故土，寻找我的阿给、阿根，还有黄毛阿勒。然而，一直没有找着。这里的山变了，水变了，珠巴洛河也变了，我童年记忆的小村寨也已迁往山坡上。我憎恨自己没有记住阿给阿根的真实姓名，无法找到他们，这里的人口已增加五倍，忙忙碌碌的人们已经全然忘记三十多年前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他曾在这里生活过，玩过昆虫、抓过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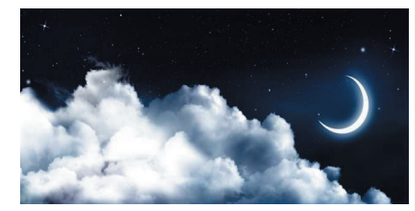
我的阿给、阿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也可能过着平静而富裕安康的生活。那可爱的黄毛丫头可能儿女满堂了吧……面对无法打扰他们的失落和感伤，我只能衷心祝愿：我的阿给、阿根、黄毛丫头永远幸福安康，祝愿珠巴洛河永远山青水秀，鸟语花香！

■李贵明de诗

夜空

诗意全无的黑夜空了
星子搬迁，把汪洋留给一片天空
羊群消逝的暗色草原
风过去，风回来。渐行渐远逝如斯
如果你乘风而来
先在村头唱一首嘹亮的歌
融化人们冰做的江河

如果你回来，吻一吻黑夜的花蕾
一抹乱红，让那些徘徊的孤马
合上晚霞的江山
如果你回来，在山崖上弹响风做的木琴
照亮村庄孤独的幸福，以及
尘世之间
人影沉浮的虚空……



嘎佐

氏族的英雄
长眠于半间烟火之中
比内心宁静的乌木河水
把一朵桃花漂得更粉，更遥远
把一朵梨花漂得更白
更自在

如果我选择闭上眼睛，可以看见
放羊坪上的姑娘
绣出的花儿在天上飞
撒下的云团，在大地上移动
她看我的眼神，比一场流逝的天空
更彻底

其实我只不过想象罢了
在千山万水之遥的故乡
一个春天乱红，另一场碎雨缤纷
其实我只不过做梦罢了
在诸神和人群之间
行游在嘎佐

TANGLA
ROYAL PLATEAU
云南迪庆唐拉雅秀酒店

GRAND OPENING SOON
将于2018年上半年度 盛大开业

酒店品牌隶属海航酒店集团旗下高端品牌——唐拉雅秀。
酒店共有258间客房及套房，含1间400平方米的至尊总统套房。酒店还特别设计了亲子家庭房型，力求为每一位宾客带来自在舒适、宾至如归的下榻体验。酒店内设有唐苑中餐厅、西锦汇全日制餐厅及溪廊大堂吧。唐苑中餐厅共有餐位188个，可容纳10-30人用餐的10个包间；西锦汇全日制餐厅采用开放式厨房的设计理念，共有260个餐位，提供自助餐及零点服务；可观景的溪廊大堂吧提供精美酒水及小食，共有60个餐位。酒店还设有1个面积为988平方米的大宴会厅及4个多功能厅，且均配备多媒体播放设备，满足会议及宴会需求。
独特的“默然相爱路”婚礼台，可依傍香格里拉神山及松赞林寺举办神圣的户外婚礼；“欢喜台”、“寂静台”室外就餐台可接待室外BBQ及私人订制高端户外宴会。
云南迪庆唐拉雅秀酒店全体员工将以饱满的热情及贴心的服务期待着每位客人的光临。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
TANGLA HOTEL ROYAL PLATEAU TEL(86-887)8827890
酒店位置：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松赞林寺景区入口停车场旁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